

# 淡定不下来的PX

## 漳州PX爆炸探因:企业急着要业绩,政府急着要政绩

■ 本报记者 钟文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PX项目(以下简称漳州PX)一直命运多舛。

2004年,原本计划落户厦门的腾龙PX项目,因环评问题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最后被厦门市民以“散步”的方式逐出户外。2008年,低调进入紧邻厦门的漳州市漳浦县古雷镇,从未开发的古雷半岛因两次爆炸渐成热词。

2015年4月6日18时55分左右,漳州PX3个储油罐被炸开。而早在2013年7月30日凌晨4点40分,漳州PX一条尚未投用的加氢裂化管线在试压过程中,发生焊缝开裂闪燃爆炸。

“老板为利润着急,政府官员为政绩着急。”当地政府公职人员莫言宇(化名)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尽管表面上看是一场安全事故,实际上与公司存在的管理缺陷和地方政府对项目落地的迫切推进息息相关。



事故现场的滚滚浓烟给PX项目在中国的未来罩上一层阴霾

本报记者 钟文 / 摄

### 未被定性为环境事故

尽管戴着两层口罩,但《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事发现场还是能闻到刺鼻的味道。远远望去,厂区内一片狼藉。地上到处都是烧焦的铁皮、管道、碎物,房屋、管道壁面一片黑色,钢结构的支架、横梁有的已被烧脱落,斜斜的躺在一边,有的被烧弯变形,有的已完全倾倒在旁。

国家环保部应急中心相关官员表示,这次爆炸没有造成明显的环境影响。目前该事故被判断为安全生产事故,未被定性为环境事故。

然而,民间对此却理解不一样。古雷镇岱仔村海马养殖户的上万条海马,一夜之间忽然全部漂浮在水面,并造成部分死亡。在全部更换海水后,海马才看似正常了。与古雷一海之隔的东山县铜陵镇,当地居民说下了“黑雨”。尽管最终得到的答案是:漳州PX燃烧颗粒物飘散在空中遇到雨水的结果,但在记者采访中,多位百姓都担心空气有毒。

事实上,此次油管爆炸,漳州PX还只是试生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告诉记者,具体什么时候开始试生产的他不是很清楚,但应该还不是正式生产。

记者找到漳浦县环境保护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古雷的环保问题归市环保局管。记者拨打漳州市环保局局长于晓岩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就漳州PX什么时候开始试生产以及什么时候正式生产等

相关问题以短信的方式发给了晓岩,但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 项目环评尚未完成

2014年,当地媒体以《古雷PX项目恢复试生产获批3企业获备案许可》为题的报道称,力争腾龙芳烃PX项目、翔鹭石化PTA项目、海顺德特种油品项目等5个项目今年年底完成试生产备案许可,明年实现竣工验收。至目前,已先后完成海顺德特种油品、海顺码头试生产备案许可及腾龙芳烃PX项目恢复试生产备案许可工作。

在此期间,漳州PX进行了相关原材料使用变更。记者获悉的2012年8月的一份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工程及整体公用配套工程原料调整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显示对原材料以及工程进行了改变,其中原材料采取400万吨/年凝析油替代95.6万吨/年石脑油和226.6万吨/年减压蜡油。

但是,这一变更并未获得国家环保部的通过。2013年1月21日,国家环保部公布对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龙芳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称,该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即PX)工程及整体公用配套工程原料调整项目报批的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环保部责令该原料调整项目停建,在通过环评批复之前,不得擅自恢复建设,并处20万元罚款。

更为蹊跷的是,据媒体报道,就在此次爆炸事故的11个月前,也即2014年5月26日下午,国家环保部曾公示了一则与漳州PX所在地的古雷石化基地的相关公函。该公函指出,古雷石化基地环评工作并未完成,要求国家发改委撤销该基地总体规划的批复。

显然,古雷石化基地的环评尚未完成。环保部的公函并没有得到地方的回应。截至2014年5月该公函发出后,古雷石化基地规划并没有从国家层面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风险的论证工作,环保部也未收到古雷石化基地总体规划的环评报告。

### 业绩冲动惹祸?

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台湾商人陈由豪投资的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落户于漳州古雷半岛,这是漳州近年来投资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总投资额138亿人民币,年产80万吨PX产品(220万吨加氢裂化、280万吨连续重整)。

陈由豪曾是呼风唤雨的巨商大贾,后来却成为台湾岛内“十大通缉要犯”之一。2006年,翔鹭集团及其关联企业腾龙芳烃计划投资108亿元人民币,在厦门建设PX项目,这个被称为厦门“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项目”,原计划2008年投产,投产后每年的工业产值可达800亿元人民币。而在2006年,整个厦门市的GDP也才1162亿元。

由于遭到厦门市民的反,项目辗转落地漳州。之后的两次爆炸,使得漳州PX前途迷离。

有趣的是在两次爆炸之间的2014年1月,古雷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曾平西曾对媒体豪言,漳州PX项目肯定不会再次发生爆炸。

“主要还是企业管理存在问题。”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比如这次古雷PX承包商以很低价格中标后,还要下调合同价格,在安全方面的投入相当不足。此前曾有安监专家在检查该厂时发现安全管理状况糟糕,但企业还是没重视,总是侥幸,最后出了大问题。

对于这次事故,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说:“爆炸不是设备存在问题,就是操作出了问题。PX工厂所涉及的物料,都是易燃易爆,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容易引发爆炸。”

“企业在为利润着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认为,漳州PX的违规和扩产冲动的动因是想尽快找回因厦门PX事件导致的市场损失。他说,2009年以来,PX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在每吨12000元上下,最高可达每吨14000元,他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赚钱时机。

事实上,当地政府也着急。莫言宇告诉记者,2014年漳州全市生产总值2506.4亿元,漳浦全县工业总产值只有700亿元,而漳州PX一旦投产产值肯定超千亿元。在这样的业绩诱惑下,让官员们做到淡定还真不容易。

### 宾馆爆炸

4月8日早上,记者7点多钟起来吃早餐,发现餐厅的人特别多,老人孩子都有。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都是凌晨从古雷漳州PX周边转移过来的村民。

(下转第四版)

纵深

## 外资PX产品 或大肆抢占中国市场

■ 本报记者 江丞华

4月6日,漳州PX项目的爆炸巨响无疑为民众质疑PX工艺安全性增添了新的证据。

“漳州PX项目的爆炸事件,对规划中或即将上马的PX项目影响最大。事故发生后,国内上马PX项目的阻力将会非常大,因为这次爆炸民众会不信任PX工艺的安全性。”4月7日,安迅思能源研究中心总监李莉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 中国PX对外依存度超五成

据安迅思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PX对外依存度是53%。在民众不断抵制PX项目的同时,中国正在一步步成为PX进口大国,民众对PX项目安全性的忧虑迫使中国处在一种“夹层”之间。

尽管在世界卫生组织旗下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可能致癌因素分类中,PX仅被归为第三类致癌物,即缺乏对人体致癌证据的物质,与咖啡、咸菜属于同一个类别。

尽管在清华学子的坚持下,百度百科词条中的PX解释已由“剧毒”改为“低毒”。

这些依然不能阻止民众对PX项目的潜在环境威胁因素释怀。厦门PX项目、大连PX项目、宁波镇海PX项目都曾因当地居民抗议而暂停。

但是民众对于PX的抵触并非无据可依,此次漳州PX爆炸之前,中海油惠州炼厂、大连福佳大化、辽阳石化、上海金山石化的PX装置也都出现过起火事故。

2012年曾参与宁波镇海抗议PX项目的许先生回忆说,“当时手机、贴吧有很多关于PX的段子,说PX剧毒会高度致癌,导致不孕不育,一旦发生泄漏或爆炸,威力会像原子弹一样。自己本身不了解(PX工艺),所以就参加了去抵抗PX。”

### 国内PX新项目难再上马

漳州PX项目事故将诱发人们对未来上马的PX项目的更加强烈的抵制情绪,这一点毫无疑问。

打开新浪微博,搜索“漳州PX”“PX爆炸”等字样,对PX工艺安全系数怀疑之言、对称“PX工艺安全”的业内专家、学者的抨击之语随处可见。

“漳州PX项目的爆炸事件,对规划中或即将上马的PX项目影响最大。事故发生后,国内上马PX项目的阻力将会非常大,因为这次爆炸民众会不信任PX工艺的安全性。”李莉说。

与李莉持相同看法的还有2家PTA(PX下游产品)厂家的工作人员,他们称,“事故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那些规划中的项目,因为大家都怕了”,“未来中国或许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外PX厂商抱着金蛋赚钱,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与PX在中国面临重重险阻不同,PX在日韩等国均被看做“金蛋”。

以韩国为例,韩国PX产能大扩张始于2013年,当年HC石化公司开启了位于韩国大山的一套80万吨/年的PX装置。2014年,三星-道达尔、SK全球化学和SK JX日本公司纷纷开启韩国新建PX装置,总产能达到330万吨/年。2015年,GSC太阳铁工将开启位于韩国丽水的一套100万吨/年PX装置。这些新建装置的投产将令韩国PX产能从2012年时的530万吨/年大幅增加至2016年时的1050万吨/年。

“实际上,国内出过意外的PX项目大多是民营化工厂,而出事的环节也大多不是主装置,而是一些次要环节、装置上,这些并不能说明这个工艺不安全,只是国内一些化工企业在安全意识、管理、流程和操作上犯了错误。”李莉告诉记者说。

### 中国尚处经验管理阶段

业内普遍认为,中国民众谈“PX”色变的重点不在于PX本身的毒性,而在于对国内化工领域的技术水平和管理体系的不信任。

对于中国各地接连发生的抵制PX事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化学会理事长曹湘洪认为主要是由3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国内一些化工企业不注重安全、环保问题,安全、环保措施不足,再加上设施管理混乱,出了一些重大事故,对老百姓的心理造成了不良影响;另一方面,有些化工产品确实是有毒有害的,由于管理不善,比如污水排放造成周围水体污染;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请的专家并不是业内权威,他们的不当解读也增加了居民的反对心理。

“一些民营PX项目由于在项目管理上缺乏经验,(保证生产安全)技术力量也比较薄弱,因此,发生事故的几率比央企要高一些,当然,国内多数民营PX项目的(安全)记录还是很好的,比如青岛丽东。”李莉介绍说,“很多时候,民众不是不信任PX工艺本身,而是不信任企业的安全管理、流程和操作。想要重新获得民众对PX项目的信任,国内PX项目急需提高安全意识。”

虽然,曹湘洪对于PX及同类炼油石化生产装置的安全环境风险问题所持观点一直是“这些均是可控的”,但他也不否认“我国石化企业的安全环保管理和国外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基本上还处于经验管理阶段,而不是科学管理。”

目击

## 漳州PX爆炸午夜转移:一辆越野车挤满12人

■ 本报记者 钟文

4月6日,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PX)三个储油罐发生爆炸,福建省消防总队调集漳州、厦门、龙岩三地共131辆消防车、783名官兵赶赴现场救援,事故共造成14人受伤。

漳州PX前途未卜,而爆炸声也改变了项目周边的生活圈。

当天晚上,有部分群众自发转移出来,但遭到当地工作人员劝阻。4月7日,大火复燃,致使第四个储油罐也开始燃烧。4月8日凌晨三、四点钟,政府通知周边群众全部撤离,在惊慌中,数万老百姓在夜色中逃离自己的家园。

“最开始政府以为能够把大火扑灭,能够控制在安全范围。”一位当地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后来看大火复燃,并燃烧了609罐,怕引起再

次爆炸,才最终做出转移决定。

### 村庄成“空城”

“主要是老百姓过度恐慌。”4月7日晚,漳州PX一位员工威默(化名)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他们都还正常上班。“如果有毒,谁还敢去上班呀?”

对于记者提到燃烧的烟是不是特别刺鼻,像燃烧烧废塑料一样,威默更是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哪有那么严重,实际上就像燃烧稻草杆一样,就一点烟味。而对于记者提到有没有毒时,威默对记者说,你吃榨菜吗?要有毒也就那个份量。

“我们控制室由两堵各一米厚的墙建成,就像防空洞一样。”威默告诉记者,当时爆炸时他们基本没有太大的感觉,是接到了指令后才知道油罐爆炸了,然后按照应急预案操作,让各

种管道慢慢冷却。

然而,令威默没想到的是,就在当天晚上,609储油罐再次复燃了,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政府通知漳州PX周边群众全部转移。

通往古雷的道路被封锁了——记者准备去漳州PX现场在联系出租车时被这样告知。

按照福建绿家园志愿者的指点,记者从漳浦县城乘上了开往杜浔镇的班车。在得知记者要前往古雷时,他说:“现在大家都往外逃,你还往里跑去呀?”他告诉记者,现在古雷只出不进了,公交车都被政府租用撤离老百姓了,杜浔镇的中小学被通知放假。

在三个环保志愿者的帮助下,记者从杜浔镇的小路进入了古雷镇漳州PX所在地。

远远地就看见漳州PX厂区浓烟滚滚,还不时腾起火光。记者途

的港口村、庙前村、下墩村等多个村庄,都已成“空城”。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路上基本上看不到人影和车辆,偶尔能看到一两只狗或悠闲的走动或被主人拴在门口的树上。

“人都不住在这里,有小偷进来怎么办。”村民老李忧心忡忡地说。老李担心的是自己家里的养殖场,目前虾塘里有2000余尾虾,他担心小偷去偷虾。老李告诉记者,也没有员工敢去给他喂虾,那样虾就会饿死,损失可就是几百万元。